



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作品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SANSIBAR
ODER DER LETZTE GRUND

Alfred Andersch

〔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著
姚月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德〕阿尔弗雷德·安德施 著

姚月 译

SANSIBAR
ODER DER LETZTE GRUND
Alfred Andersch

京权图字：01-2017-5102

First published in 1957

Copyright©1970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给巴尔或最后一个理由 / (德) 阿尔弗雷德·安德施著 ; 姚月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5-9451-6

I. ①桑… II. ①阿…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6763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张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执行编辑 郑树敏
装帧设计 柴昊洲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9451-6
定价 42.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4510001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久卧在大海的迂曲漩涡之下，
他们不会像卷曲的风儿一样死去；
当筋骨松弛在刑架上挣扎，
虽受缚于车轮，却一定不会屈服；
他们手中的信仰会被折断，
独角兽似的邪恶刺穿他们的身躯；
纵然粉身碎骨，他们一定不会屈服，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狄兰·托马斯¹

1 狄兰·托马斯（1914—1953），威尔士诗人、作家，引诗出自其诗集《死亡与出场》。——译者注

少年

密西西比河才是对的，少年想，人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偷一艘独木舟，划船出去，如果真的像《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那本书中描述的那样。而在波罗的海，独木舟却不能把你带去远方，更何况在波罗的海你也找不到一条快速灵巧的独木舟，而只有那又旧又笨重的手摇船。他从书上抬头远望，特雷讷河桥下的水静静地缓缓流淌。一棵柳树，他坐在树下，柳条垂挂到了水中，而对面的那家老皮革厂却总是无声无息。密西西比河一定是比这被废弃的皮革厂的仓库和缓缓流淌着的河上面的柳树更有趣。在密西西比河，你一定可以消失，而在皮革厂的仓库和柳树下，你最多也只能躲藏起来。在柳树下躲藏，也只能是当它还有叶子的时候，而它已经开始一堆堆地落叶子了，还

把褐色的水变成了黄色。躲藏并不是一件正确的事，少年想——人应该能消失。

人应该能消失，但你也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去。你不能像父亲那样做，他光想着要消失，但却总是在辽阔的海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而如果你除了大海，没有其他目标，那么你总是还要回来的。真正的消失，少年想，只有当你真正到达了在辽阔大海后面的陆地之后。

格雷戈尔

这完全是可能的，格雷戈尔想，前提当然是如果你没有受到威胁，那么你会将一排排挺立的松树当作帷幕。就像是这样：将浅色的树干作为旗杆，在灰色天空下无声飘动着的黯绿色的旗帜，直到从远处望去，它们筑起一面酒瓶绿色的墙。几乎是黑色的、落满澳洲坚果的路可以被视为两幅幕布的接缝。如果你沿着这条路骑自行车，你就可以拉开帷幕。几分钟后，帷幕会自己打开，并将奉献给你一幅美景：城市和海岸。

但是如果你正受到威胁，格雷戈尔想，一切就都是雷同的。这些东西完全都只享有它们自己的名称而已，没有任何超出其名称的意义。

因此，只有一个事实：松林、自行车、街道。如果走

过了森林，你将会看见城市和海岸——没有表演的舞台，而是威胁的现场，将一切速冻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一栋房子还是一栋房子，一个巨浪还是一个巨浪，不多也不少。

只有到了威胁地带的那一边，离海岸七英里，到一艘驶向瑞典的船上——假如还会有开往瑞典的船的话——，那么海，比如说这大海，才又能与鸟的翅膀相比，或与从冰冻的深蓝飞出的巨大翅膀相比，它们在晚秋飞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至此，海只是海，一堆运动着的物体，人必须检验它是否适合承担逃亡。

不，格雷戈尔想，我是否能逃脱并不取决于海洋。大海能承担。这取决于水手和船长，取决于瑞典或丹麦的海员，取决于他们的勇气或他们的贪财，还有，如果没有瑞典或丹麦的海员，那么将取决于雷里克的同志们，取决于同志们及他们的渔船，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和想法，甚至取决于他们的洞察力所窥见的一次历险和他们的想法能够实施的一次简单的、扬帆的行动。格雷戈尔想，如果这件事只是取决于海，而不是人，那倒简单了。

少年

往内地去也达不到目的，少年想，他坐在河畔的柳树下。哈克贝利·芬当时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去大森林以捕猎为生，或消失在密西西比河，他选择了密西西比河。但是，他同样可以去森林里。这儿却连一片可以让人消失的森林都没有，这儿只有城市、乡村、田野、牧场和一小片树林，即使你已经走出去很远、很远。其实这一切都是扯淡，少年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复活节时我已经小学毕业了，而且，我已经不再相信狂野的西部故事。不过，哈克贝利·芬并不是狂野的西部故事，而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想要学他的样。人必须出去。

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必须从雷里克走出去。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在雷里克，什么事都不会发

生。事实上这儿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不会遇到什么事，少年想。他看着秋天黄色的柳树叶在特雷讷河上缓缓地漂离。

赫兰德

克努岑会帮助我，赫兰德神父想，克努岑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抱怨。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一定会帮忙。

外面没有传来回声。世上没有比深秋的格奥尔根教堂广场更空旷的地方了。赫兰德向着空地用心地默默祈祷了片刻。向着三棵光秃秃的椴树，它们生长在耳堂和东面祭坛的那个角落，向着沉默的暗红色砖瓦墙，这墙的高度从他的工作室的窗口望出去，无法测量：格奥尔根教堂的南侧耳堂。广场地面的颜色比教堂砖头的深红褐色略浅一些，也略浅于神父寓所和紧挨着的低矮房子的色彩，那些用烧砖砌成的老房子，那些有小台阶式的外墙和釉彩空心砖屋顶的房子。

从来没有人走在这个广场上，赫兰德想，目光落在

扫得干干净净的石砖路上。从来没有。这是一个荒诞的想法。自然，人们也会经过教堂广场的这个死角，神父寓所在那里。外地人，当他们夏天来海水泳池度假时，会走过这儿去观赏教堂。他的教会的会员。教堂司事。赫兰德神父自己。尽管如此，赫兰德想，这个地方仍然是绝对寂静的。

一个像教堂一样死寂的广场，神父想。所以，只有克努岑能帮忙。

他朝上看去：耳堂的墙。三万块砖组成赤裸的望不见远景的板，二维的，褐红色、石板的红色、黄的红、蓝的红，还有深的磷光红，垂落在赫兰德的窗前，没有纵深，他几十年来面对的一块板，这块板，它的上面没有出现过《圣经》，他期待的《圣经》，他只好用自己的手写上《圣经》，而写上的字不断被擦去，又写上新的字和画上新的图案。广场的石砖等待着脚步，而它们一直没有响；砖瓦墙等待着文字，而它们一直没有出现。

赫兰德神父把责任推给深色砖块，房子和教堂的深色砖瓦是不公正的。他的祖先是随着骑士国王从另外一个国家来到这儿的，那里的人们用木头建造房屋，并给它们粉

上五颜六色。在那个国家，脚步声是轻快的，当人们踩在神父木结构的寓所前的石子路上时，而且，寓所横梁上还刻着正义与和平的忠告。他的祖先是快乐的梦想家，他们被鼓动而迁徙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思想如此黑暗和疯狂的国家，黑暗如同教堂的石墙，而他们正在墙内传播正确的音。这正确的音没有被听见，相比他们从快乐的国家带来的微弱的光，黑暗仍然强大地存在。

是黑暗的思想和巨大的砖瓦教堂的错误，使他现在不得不去求助于克努岑，神父想。他的脸变得更加严肃、红润、热情。当他走向办公桌，从抽屉中取出寓所的钥匙，这时他的假肢嘎吱嘎吱响。他还感觉到他的残腿在隐隐作痛。最近，如果他走得太快，这种痛就会时常出现。这种疼痛是针刺般的：它穿透他。神父停下来，握紧了拳头。突然，当这种刺痛渐渐消退时，他觉得他身后那教堂的墙壁上仿佛出现了他期待已久的《圣经》。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但墙上空白如常。

少年

虽然他躲在柳树枝形成的幕布后面，但他能看到圣格奥根的塔，能看到时间。两点半。半小时后我必须到渔船上去，因为克努岑想五点钟启航，他想，而后又将开始无聊地钓鱼，驾着船在浅水湾和岸边转来转去，单调的拉网工作，两三天时间，与脾气暴躁的渔夫一起干活。克努岑从来不像父亲那样到大海上去，虽然父亲的渔船并不比克努岑的大，但父亲也因此死在了海上。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必须出去，少年想，因为我听见他们怎样说的，在我父亲死的时候，他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哈克·芬，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所以哈克·芬也必须逃出去，但我必须要消失，因为我的父亲不是酒鬼，而只是他们这样说他，因为他们嫉妒他，因为他常常驶向大海。他们甚至没

有在教堂为他立一块碑，写上他的名字和“穿着靴子死去”的字样以及生卒日期，就像他们为所有留在海上的人都做的那样。我恨所有的人，这就是第二个我一定要从雷里克消失的理由。

克努岑

克努岑有怨气。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开始玩一种叫“耐心”的扑克牌接龙游戏。前天，罗斯托克市的布雷格福特来找过他，并安排一位党的指导员今天下午来这儿。克努岑告诉布雷格福特：党关我屁事。党应该开枪，而不是现在派一名指导员来。但新的五人小组体系，布雷格福特说，很有意思，你会看到的。多此一举，克努岑答，在雷里克只有一个一人小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布雷格福特：其他人呢？克努岑：胆小。布雷格福特：那你呢？克努岑：没兴趣。更何况我还要去捕鳕鱼。布雷格福特说了些有关恐怖的增加而导致的震撼效果，以及这些都会渐渐过去的话。当他把克努岑和指导员之间的见面时间确定下之后，他被赶了出去。

在克努岑放扑克牌的时候，他思考着。是布雷格福特或党使他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境地。其他的船都在前天出海了。如果“宝丽娜”还一直停靠在港口，克努岑会被怀疑。少年也早已待不住了。更不用说会失去许多好处。美丽的鳕鱼。克努岑心里痒痒的，想要去捕鳕鱼。“耐心”接龙游戏打通关了，他扔下了手里的牌。

他走到房子后面的小花园，一个有着已经变成暗绿色的常青树的微小空间，那里还有几朵白色紫菀在闪烁。花园的尽头有一个兔子窝；克努岑听见动物的响动。尽管天冷，贝尔塔还是坐在长椅上织着毛线。你去拿件外套，克努岑说，如果你一定想要坐在外面的话。她高兴地笑着走进屋子，几秒钟后又回来，穿上了大衣。克努岑看着她如何又坐回到长椅上。她笑咪咪的。克努岑望着她的金发，她是一个温柔、漂亮、还貌似年轻的四十岁的金发女人。我一定要给你讲一个笑话，她说。她有点担心地抬头看着他，问：你在听吗？是的，我在听，克努岑说，但他同时在想布雷格福特和党的任务。在马赫诺夫，贝尔塔讲，有一个男人看见一群疯子冬天从跳板上跳入游泳池。他对他们说：这里根本没有水。他们一边揉着身上的淤青，一边